

清晨，小区传来一阵“灌煤气”的吆喝声，往外一看，一辆载着很多煤气的三轮车缓缓驶过。这时，眼前浮现出那些年煤气瓶飞来飞去的场景。

煤气瓶第一次进我家，是1990年代中期。它是跟煤气灶一起离开商店来到我家的。水桶形的身子，周身为厚厚的钢板，涂以蓝灰色的油漆。顶上装着旋转开关和带有抓手的帽子。里面是满满的煤气，双手拎起来，很沉重。而90元一只的价格，也相当于那时刚工作的人一个月工资。

在厨房，我把煤气瓶立在安放煤气灶的矮桌旁，用装有降压阀的橡胶管把它与煤气灶连在一起。将煤气瓶的开关捏开后，转动煤气灶的点火开关，“扑哧”一声，煤气灶的眼上就显出蓝色的火苗。我在灶上烧饭炒菜，极为方便。

煤气烧完了，我就用自行车将它运到煤气公司灌煤气。为了防止煤气瓶走失，出门灌气前，我用红漆写上自己的名字。

用自行车运载煤气瓶并不容易。先要在自行车上装上煤气罐挂钩。挂钩为钢筋扎成，与自行车后车座差不多宽。一端为往下的弯头，固定在自行车后座的左侧；一端为两个往上的弯钩，用以卡住煤气瓶的抓手。

煤气瓶一般固定在自行车后座右侧。灌满气后有60多斤重。两侧很不平衡。骑车时要按住左边的手把，使自行车向左侧倾，而且要一路小心。待慢慢运到家中后，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。

你可能不会相信，我对惬意生活的最早理解便是有工夫在树下坐坐。

我对年少时生活印象最深的是夏收。麦黄一日。那时候，麦子单纯依赖人力收割，二三十亩地呢，可不得争分夺秒，凌晨五点左右出门，晚上九点以后收工更是平常。夏收时节，天气最是炎热，在无遮无挡的烈日下，空气仿佛流动的火焰，轻易让人汗流浹背。虽然对那般辛苦很是恐惧，却不能置身事外：我们是家庭的一分子。我们的父辈大多存有一种朴素的认识——不尝劳动的苦，怎知读书的甜？所以在让子女接受劳动教育这一问题上，他们的立场非常坚定，不会心慈手软。都说农家子弟坚毅坚忍，那是在力所能及的劳动实践中一点一点磨砺出来的。

在烈日的威压下，每个人额头都会涌出汗液，它们向下流淌，汇聚成数条细流，钻进眼眶，蜇得眼睛生疼。我们拨动麦秆的瞬间，隐匿于麦叶、麦穗的纤灰细尘被激活，在周围狂飞乱舞。伴随着呼吸，一部分窜入喉管，刺激得喉咙发痒，让人忍不住咳嗽，另外一部分在鼻腔里淤积，更多的则跟脸上未被蒸发的汗液媾和，留下深深浅浅的痕迹。随手擦拭几下，便成了大花脸——每个人的形象都差不离，谁也别笑话谁。有人在脖颈上搭条毛巾用以擦汗，深色的倒也罢了，若是浅色的，不消个把钟头，汗水和灰尘的混合物便掩盖了它的本来面目。

地头植有杨树，都有些年头了，

飞奔的煤气瓶

朱耀熙



晚霞伴归 李昊天 摄

后来，有了专门送煤气的人。他们大多是三轮车驾驶员。原本是载客营运的，被禁止载人后，就跟煤气公司签订合同，向客户提供载煤气瓶灌气的服务。一天到晚，开着三轮车，穿街走巷，登门服务。一瓶煤气送达，客户只付两块钱，很是实惠。

有人上门服务，便少了与煤气公司接触的环节，与他们能否建立信任关系显得很重要。如是

一瓶灌满的煤气使用时间明显短了，用户不免会产生煤气质量如何、有没有灌满等等疑问。送煤气的，除了正常收煤气钱外，有时还要求付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，如煤气瓶检测年限到了，要交重新检测费；旧瓶不合格，要付换新瓶的钱等。而这些费用多少，只是送煤气的轻轻一句话。这时，也会让人疑心。

而在我家，自从那长发黑脸

树下坐坐

马超和

肥水充足，绿荫浓密。茶水装盛在玻璃质的罐头瓶里，放置于树下。口干舌燥了，直起腰，疾步过去喝水。甫到树下，凉意袭来，甚是舒爽。我们麻利地喝了水，不敢停留，赶赴自己的阵地——家人都在挥汗如雨，你怎好意思贪恋清凉？附近总有一两个生活优渥的，艳阳当空，他们在树下，或躺或坐，摇一把蒲扇，饮一壶凉茶，时不时还要咒骂几句这躺着都热汗涔涔的鬼天气。我感到无比艳羡，在树荫下待着无疑是闲适生活的象征。我满心希望夏收快点结束，自己也能享受树下的清凉与舒适。

农闲时，午休后，人们喜欢聚在树下聊天。那树或许不是很高，但树冠通常很大，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，在地面上投射出斑驳的影子。树上有鸟巢，通常是喜鹊筑的，或者是“牛雀儿”的杰作。人们心情愉悦地说着久远的事儿，忽略了不知趣的鸟儿的声声啼鸣。孩子们旁若无人地做着游戏，或迫来撵去，或席地而坐。有时，他们也会对大人“喧谎”所涉话题表现出浓厚兴趣：沉淀在村庄的故事，虽然有芝麻绿豆之嫌，但细细琢磨，却也有着很强的教育意义。

吃过晚饭，屋里闷热，电视剧尚

未播放，人们便到街上树下纳凉，你一言我一语，说说熟人故旧的近况逸事。好在当地气候干燥，没什么恼人的蚊虫，倒也不至于片刻间就因为不堪其扰而狼狈逃离。聊得兴起，未曾留意月已当空。众人散去，独坐，仰望，枝枝丫丫并不能遮掩视线，夜空深邃，群星密布。凝望之际，遐想纵横于云霄，神思穿梭于九天。乡村的夜晚是宁静的，犬吠虫吟只能将那种静的氛围放大。乡村的夜空最是纯净，把星辰大海的曼妙无所保留地展现在你眼前，你的想象可在其间纵横驰骋。

我记得，祖屋未翻修之前，祖父也还在世，中堂上悬挂着一幅画，我没事总喜欢盯着看：云霞宛如鲜艳夺目的彩缎，两位鹤发童颜、面目慈祥的仙翁在松树下对弈，侧旁摆着茶盏，似乎还氤氲着热气，闲适安逸扑面而来。常言道，快活似神仙。生机盎然的树不就是绝佳的背景吗？

我时不时看到，闲暇时，人们在树下发呆愣神，在树下闲话家常，在树下含饴弄孙……假日出游，在树下嬉戏打闹，在树下打牌下棋，在树下大快朵颐……树紧依着我们的日常生活，或许我们不曾在意，但他们实

的第一次上门起，就将送煤气的任务全交给了他。一旦发现没有煤气了，就打电话给他。等他来了将煤气瓶装入三轮车内，方才安心。至于需交另外的费用，也绝无二话。

他的生意很好。每一次路上碰到，都能见到车后的煤气瓶，他叠放了好几层。他灌煤气的速度也很快，上午拿着空煤气瓶离开，下午便将灌满煤气的煤气瓶送来。车在门口刚停下，就背起煤气瓶来我家厨房，三下五除二，便装上橡胶管，跟煤气灶连在一起。不等给他泡一杯茶，就已离开了。在他车上，煤气瓶像是在飞奔，从一户人家奔向另一户人家。

当煤气瓶还属于高档产品时，不翼而飞的事，也常有发生。我还住在教工宿舍时，刚工作的邻居因家里很挤，就将煤气瓶和煤气灶都移到走廊上。可早上起来，它们便不见了踪影。新买的煤气瓶很是沉重，拎着它也走不上多远，这似乎跟“贼偷石磨”有相似之处。当时，大家怎么也想不出小偷是怎样将它们运出校门的。小伙子虽向公安局报了案，但那只煤气瓶再也找不回了。

小区埋了煤气管道后，我家不再使用瓶装煤气了。向煤气公司退还煤气瓶后，就很少跟那个送煤气的打交道了，但我依然感念他的优质服务，也没能忘记煤气瓶立在厨房的样子。我知道，我家的煤气瓶，并没有消失。它仍奔走在没有煤气管道的地方，飞跑在人们最需要的地方。

实在在陪伴着我们享受惬意的生活。我总是有这样一个想法：能随时闲坐其下的树就跟经历了岁月淘洗的朋友一样，他贴近你的生活日常，你了解他的过往经历，他会牵引起你对生活乃至生命进行思考，并终有所悟。

虽说绿植是噪音的天敌，但城市的行道树毕竟道行浅薄，无力改变嘈杂。古人云大隐隐于市，闹中取静，不是不可以，但那种境界和素养不是谁都有的。我还是喜欢一个人待在乡间树荫下，尤其是在雨后。是时，鸟鸣阵阵、虫吟声声，阳光柔和，心情爽净。当你平静地凝视周围的生命时，整个世界便安静下来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心脏跳动的声响。心平能愈三千疾，心静可通万事理。人心似水，静才能澄澈。果然，人只有心静了，才能听到平时听不到的声音。世事纷扰，很多人已经鲜有在树下坐坐的心思和空闲，仔细想想，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哀。若能抽身，在树下坐坐，聆听岁月与远方，必然有令人惊喜的收获。

